

春城藍花楹盛開

近日，雲南省昆明市部分街區的藍花楹競相開放。

新華社

市井萬象



《上海一家人》

偶讀作家王火獲得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《戰爭和人》第二部第一卷：「孤島歲月，黃浦江，水滔滔，有這樣一段話：「他轉身出房，準備到南京路、三馬路石路和八仙橋三片綢緞呢絨莊裏去兜一圈看看。三片店裏剛進了一批東洋貨……」

讀到這裏，我大有恍然之感，長期存在心頭的一個謎題解開了。

在電視劇《上海一家人》中，開了一家綢布莊的李若男，總將這個片掛在嘴上：「我的那兩片綢布店……」當時聽不懂，為什麼李若男不說「我的那間綢布店」而用「半」音來作量詞？這恰好表明了，一部優秀的文藝作品，需要創作者通過長期的藝術實踐，從人生的過往經歷和知識儲備，也從身邊世事和環境中，吸取生活的營養。

在這部素樸真摯的電視劇中，編劇黃允是南通張謇創辦的紡織學校畢業的。而她筆下的李若男，又長期從事裁縫、綢布買賣工作。所以她的言行必須與綢緞紡織行業有着格外深切的聯繫與表現。這個片，或許正是那個年代生意人對綢緞莊的特有稱呼。其實《戰爭和人》中有關上海民國時期市井生活的生動描寫，正可以與《上海一家人》形成互文，以文證劇，也以劇證文。是很有趣的。如《戰爭和人》中說：「晚上八點光景，上海人一般都在家吃飯。天黑了，路上行人稀少，街面顯得深邃幽

自由談

侯宇燕

寂……昏黃的燈光下，看遠處的行人彷彿鬼影幢幢。」小說完全觸發於客觀的生活。而電視劇也是如此。《上海一家人》裏，若男和趙義從趙哥家的石庫門房子出來，立在夏日弄堂口，昏黃的燈光下，縱有千言萬語，也無從開口。街面顯得深邃幽寂。正如小說中對上海夏日市井人家夜晚的描述。

小說裏還有一段：「沿街一些人家的陽台上都晾着些汗衫、短褲之類的衣物。一家叫做『朵雲軒』的箋扇裝池店和一家發售痧氣丸、辟瘟丹的『保和堂』廣東中藥店都已打烊。一家賣文具、儀器的商店和一家出賣英文尺牘、會話書和鴛鴦蝴蝶派小說的叫做『群眾書局』的小書店，也上了排門。天熱，一些店面、里弄門口，有人扇蒲扇赤膊乘涼。無線電裏在唱江灘戲。街邊有年輕人在聊天、吹口哨。挑擔賣冰凍地梨糕和玫瑰白糖倫糕（應為倫敦糕，是一種廣東傳來的點心——筆者註）的小販喊出悠揚的叫賣聲，點綴着夏夜。」這與電視劇中，「八一三」淞滬抗戰前夜，在閘北，若男剛開設的一家前店後廠的裁縫舖周圍的布景是完全一致的。

一部優秀的文藝作品，應該綜合着創作者自身的人生體驗，也要認真地從歷史記載中吸取經驗。希望今時今日的創作者們，能繼承前輩敬業的藝術實踐，給我們奉獻出更多更好看的精品力作。

難唸的飲食生意經

疫情持續兩年多，到近期的第五波疫情最為嚴峻，多個行業都受到沉重打擊，可說「家家有本難唸的經」，其中飲食業的生意經特別難唸，數以千計酒樓餐廳食肆被迫停業甚至倒閉，商家蒙受重大損失，員工遭解僱或要放無薪假，整個飲食行業陷於水深火熱的境地，至今未知何時才到谷底反彈。

日前與一群友人到酒樓茶敘，巧遇兩位相識超過半世紀但卻多年未見的飲食界老行尊，寒暄一番之後，問起他們當生意如何，只見他倆都搖頭苦笑。這兩位老行尊一位是太湖海鮮城老闆何竟成，另一位是新同樂魚翅酒家老闆袁兆英，兩人經營酒樓都逾半世紀，名字在行內響噹噹。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，我在《新晚報》當記者，該報增闢「食經版」，受到讀者歡迎，我經常寫些飲食業的活動訊息，因而不時應邀與一群寫飲食文章的「食家」作者和報界朋友到一些推出新菜式的酒樓「試菜」，就在那時先後認識了何袁兩位。時光飛逝，他倆提起當年多



准風物談

胡竹峰

家鄉的物事，隔得再遠，精神上亦覺得親近。偶有例外，譬如蛇，總是來得疏闊，想起即丟一旁，不讓牠盤踞心頭太久。萬物皆有性靈，蒲松齡的蛇人故事我讀得熟，弄蛇人與兩條青蛇之間超然的情誼，只有紙頁的嚮往，沒有現實的親隨。老家村野有蛇，銀環蛇、眼鏡蛇、蟒蛇、蝮蛇、菜花蛇。還有一種叫竹葉青的毒蛇，顏色碧綠，頗具攻擊性。河潭或稻田常有泥蛇，如風一般游過，悄無聲息。春四月插秧時常常遇見牠，膽小的避開，膽大的徑自直取七寸，抓起來遙遙擲向遠方。還有一種叫尖吻蝮的蛇，鄉民稱五步龍，又叫牠七步倒、百步倒，被其咬到，五步或七步最多百步即倒地斃命。據說過去進深山，人總要隨身帶一刀，倘或被尖吻蝮咬到，咬指斷指，咬肉刺肉，絕不容緩。讓我想起壯士斷腕的決然與勇氣。

某老居士告訴我，有回聽法師講經，一青色花斑大蛇也伏在大殿前門側，形狀細長。眾人失色卻步，上人莞爾說：此蛇乃來親近三寶聽法。蛇果然從前門爬行到殿內，未曾驚怖旁人。從大殿左側爬至右側，繞佛

走蛇(一)

相一圈狀，然後伏在法座前聆聽說法。這是蛇的向善，萬物有靈有善，眾生皆存佛性。

蛇大概是陰氣很重的東西，在山裏遇見，感覺兜頭迎面一股冷風，盛夏酷熱亦然。蛇身更陰冷，着手軟涼，不敢久觸。蛇亦好在墳陵出沒，老人說那是先人之靈，大吉之相。鄉下葬俗發現攔厝棺木周圍有蛇，認為美穴，是「活龍地」。

每到秋天，山上平坦的地方，常常看到蛇皮，有些碎成塊，風吹着四散，有些卻整節如空心蛇，鱗片畢肖。撞見過蛇蛇皮，緊緊附在木頭、樹根或石頭上擴張頸部，用盡氣力，忍痛將舊皮一點點從頭至尾脫去，其狀甚苦。老家說人吃苦事，好比喻脫了層皮以示艱辛。

蛇平日在洞中穴裏樹上安眠，夜間開始活動，遊走覓食不休。鄉下人夏天走夜路，常常手執竹木，清掃路邊草叢，免得被蛇咬了，是謂打草驚蛇。

八歲那年被短尾蝮咬過一次，腳腫到腿跟，一個月不能走路。鄉下無蛇藥，以蜈蚣浸香油塗抹患處方才祛得蛇毒。短尾蝮，頭略呈三角形，有頰窩，頭背有對稱的大鱗，褐色或灰色，雜有黑斑，其狀極懶，老家叫土巴蛇。常常有農人被它咬傷，鄉民見了總是痛下殺手，除之大快，然後厭棄地遠遠

扔進夾籠。

據說蛇有神力，打就一定要打死，逃脫了會回來報復。友人告訴我，當年他們一夥學生在海灘上玩，有人打死兩條大蛇。回家的路上發現有蛇擋在小路上，惶恐中又打死了幾條，結果更多的蛇在擋路，像亂草一樣，一繼封住路徑。

有蛇活吞過鄰人的大狗。事後去看，只見稻田從中分開的一條蛇跡，壓壞的稻子歪在一旁。看着那片稻田，感覺陰氣森森而來。那條蛇是山蟒，後來又出現了幾次，沒有侵害人畜。好多年過去，蹤跡全無，想必去了深山老林，家鄉傳說修煉成龍升天了。後來在秋浦河邊見過蟒，江南地氣肥沃，蛇粗壯如老樹，吐着信子，懶洋洋橫過馬路。不多時入得叢林，但感覺草木紛紛避讓有爆豆聲又如大雨忽至。一車人駭然大懼，臉有土色，半日方才心安。

遙寄一枝春



如是我見

吳捷

三月初，一封寄自香港的新年賀卡飄入我的信箱。山隱水迢，輾轉耽擱，整整二十六天，它孑然一身，飛越一個大洋和半個大陸。寄出時，已依稀聽到香港疫情又起的警笛，可是手繪的賀卡上不見一絲陰霾：一樹繁花，花下卧一花貓，吃薯片、喝可樂、讀閒書，落英繽紛，有一朵恰好落在貓的頭頂。淡黃、艷粉、深棕、亮橙、凝灰、碧綠，方寸空間，設色明麗，令人心動：「公子王孫芳樹下，清歌妙舞落花前。」何其優雅，何等悠閒！

寄賀卡的人，平日與我已電子郵件和微信聯繫，卻於全世界疫情蔓延、關山阻隔、航班不時停擺之際，畫了一枝春色遙遙送來。那麼多的花，數到一百六十朵尚不止，空中飄飛的花瓣也有二十多片。盛開的有五瓣，梅開五出，正應春節之景，而那重瓣疊枝的繁盛，閒閒飄散的輕盈，又近似桃花、櫻花了。

花似人生，美好、柔弱而短暫，所以人們總愛將自身投射在花上。「今年花落顏色改，明年花開復誰在」，是洛陽城東的桃花李花。「不先搖落應有待，已欲別離休更開」，是庭院一角陪伴離人的紫薇。「萬里重陰非舊圃，一年生意屬流塵」，是雨中零落摧頹的牡丹。「沙羅雙樹之花色，彰顯盛者必衰之理」，是日本中世紀《平家物語》卷首的勸諭。無論花屬何種，花開花謝總帶來季節更替、世事無常的震撼，所以十世紀刊行的日本《古今和歌集》第五十三首寫道：「世間若無櫻花開落，春天的人心或許會寧靜一些。」因為似日一日的重複中，忽然小白長紅，千樹萬花，噴薄的烈焰烘暖了青天彤雲，攪擾着人心；而夜來風雨，淒冷狼藉，惜之未及，嘆惋不已。如此，一顆心怎能平靜？

「年年歲歲花相似」已然不易。我家附近有株木蘭，逢春即開，卻未必年年能見。有時花蕾初綻即遇寒流，滿樹紅粉一夜間化為紫黑色的死亡。「歲歲年年人不同」卻是定數。有多少人未及見到次年花



《古今和歌集》（元永本）的假名序，撰於十二世紀初。

資料圖片

開就離去了？有多少去年與你一同看花的人，今年已不在了？疫病、戰爭、天災，似乎總與人類相伴，其中又裹挾許多個人的悲哀煩惱：失業，久別，燃盡的期望，迷茫的未來……日本詩人鴨長明經歷十二世紀後期京都的大火、颶風、饑饉，目睹居民、牲畜連同宅第化為灰燼，晚年著《方丈記》感嘆：「房屋與其主人，彷彿在比賽誰更加短命，一如牽牛花和花上的露水。有時露珠先晞，花則遭遇朝陽而凋落，有時花先萎謝，露則不待日夕而消失。」《古今和歌集》載，有人種櫻樹一株，櫻花將開時其人歿，詩人紀望行感而賦之：「人生無常，甚於櫻花，吾不知應為何者悲嘆？」

我喜歡《古今和歌集》的古典美。一九八四年，Laurel Rodd和Helen McCullough二位教授同時出版了各自的《古今和歌集》全譯本，學界公認為英譯《古今集》雙璧。我讀研究生時，McCullough的一個學生和Rodd恰好都在那所大學執教，我慕名選修、旁聽二人的課。老師們將一種細膩優美的情感從古代日本傳到現代美國，打動了一個中國留學生的心。日本文學並非我的專業，我卻能感到傳承的力量，不是在學術意義上，而是畢生受用不盡的觀察自然、體味人生的方式。櫻花、細竹、紅葉、海原、明月、雪光，那浸滿恆久與無常的大自然，那隨着落花微妙顫動的心弦，即便戰爭、饑

饉、瘟疫也改變不了的「物哀」之美，幽婉，優雅，悠然，超越了時間、空間、民族、國界。無論是七世紀洛陽的桃李花，還是日本中世紀的櫻花，或者我手中這張賀卡上的花，生生滅滅之際映照着代代無窮、心心相通的人們，於苦痛裏找到安靜，在無常中握緊永恆，皓月千山，飛鴻往來，將一樹希望、一枝春色傳遞。

那枝春色傳遞了明麗的恬淡和從容。一三四八年，黑死病籠罩佛羅倫斯。薄伽丘《十日談》寫十個青年男女避疫鄉間，悠遊山水，講故事以度長日。一百個故事大多有關人世的機智、愚蠢、悲歡、享樂，驅散了瘟疫的陰影。美國獨立戰爭前，殖民地與英國衝突不斷，大戰一觸即發之際，華盛頓卻花心思把自己的莊園翻新拓建一番。當選美國總統後，即便在最忙時分，他也不忘致信替他打理莊園的人，指導耕耘、播種、除草、貯藏，不厭其詳。即使黑雲壓城，雜務執掌，心中的一個角落卻總是春和景明，永遠會盡力使生活繼續，不誤農時，不負青春。

這張寄自香港的賀卡，我捨不得收起來，就放在書桌旁的小書架上。在全世界疫情起起伏伏的日子裏，想走進那畫中，和花貓一起在盛開的花樹下或坐或卧，看輕風吹落香雪如海。拾起貓額前的那朵落花，我會想起《古今和歌集》中的名篇：「陽光靜謐，春日遲遲，或許是因心中不寧，花兒才飄落滿地吧。」

位「食家」好友都已先後作古，言下不無感慨。

話題轉回飲食業往日狀況和今日處境，兩位老行尊都慨嘆他們經營酒樓幾十年，從未遇過今天這般環境。不過，他倆像許多同行一樣，不捨得棄守本業，仍然咬緊牙根，想方設法掙扎求存，希望終有一天疫情消除，烏雲過後見晴天。

「不怕不景氣，只怕不爭氣！」性格樂觀的何竟成語氣堅定地說。「紅褲子」出身的他，十幾歲踏足社會，在酒樓做「靚仔」，學斬油雞燒味，他工作勤奮，受到老闆賞識，獲得提升，也學了經營方法。一九八五年，他與朋友合資在灣仔波斯富街開設第一家太湖酒樓。經過多年成功經營，全盛時期增至九家。過去幾年接連受到「黑暴」和疫情打擊，生意一落千丈。面對如此惡劣的經營環境，何竟成竟然沒有氣餒，他設法控制開支，逐漸縮減酒樓數目和員工人數，至今只剩下一家總店。他將一些自置物

業出租，彌補開支。「生意總會有起落，面對困難切不要悲觀，好天要搵埋落雨柴，一定要想辦法撈下去。」他認為，只要捱得過眼前的難關，加上政府採取保就業計劃和向市民發放消費券等措施，群策群力，未來仍是充滿希望的。

年過七旬的何竟成，早已將唯一的太湖酒樓交給兒子何兆恆接掌營運，但他仍然幾乎每天回去幫忙打理，那天我就看到他親力親為招呼顧客和遞送點心食物，工作十分認真。此外，在疫情下，父子兵一同謀劃應變之法。前段日子限聚令規定下午六時後禁止堂食，本來一向傳統經營的太湖酒樓，及時變陣為顧客提供外賣食品，並以七折價格招徠，吸引不少客人「落單」光顧。同時，還向顧客派送「消費優惠券」，藉此增加營業額，減少虧蝕。「做生意與做人一樣，要勤勤懇懇，踏踏實實，有困難總有克服的辦法。」何竟成語氣平和地說，相信他會經常向兒子傳授逆境經營生意之道。

同樣七旬過外的袁兆英，他的出身與何竟成不同。他的父親袁傑在西營盤開設一家魚翅莊，不過，他十六歲中學未畢業便幫父親做生意，做「行街」即推銷員，每日到港九各大酒樓推銷魚翅，久而久之，他對酒樓的經營方式便十分熟悉。袁傑為了和友好們有個相聚的地方，於一九六九年於銅鑼灣邊寧頓街開設了第一家「新同樂」，主打鮑參翅肚等高級粵菜，成為不少名人的「飯堂」。至八十年代，「新同樂」增至四家分店。可是到現時只剩下尖沙咀一家總店，由袁兆英的兒子袁展傑接掌打理。

那天，袁兆英對我說，過去半個世紀，他曾世界各地十二個城市經營或主理過不下五十家酒樓，對過去兩年多疫情下的經營困境深有感慨。不過，袁兆英與何竟成一樣，仍然繼續協助兒子出謀劃策，例如在保持傳統高級粵菜的同時，與廚師研究炮製一些創新菜式，令識飲識食的顧客增添新鮮感，增強競爭力。



HK人與事

朱昌文